

# 用不公平製造公平：美國最高法的歧視性判決

1997年，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院決定不收女生巴巴拉·格拉特。巴巴拉隨後起訴該大學校長李伯陵（Lee Bollinger）。理由是她的成績很好，但是，法學院卻因為對黑人優惠，而收了成績較差的申請人。

她起訴理由最重要的兩條是，第一，1964年美國民權法第六條規定不得種族歧視。第二，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規定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保護。校長則引用弱勢群體優惠法（affirmative action）辯護說，密西根大學必須收取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學生。

此案先由地區法庭判大學敗訴。大學上訴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裁定目前該大學目前優惠少數民族合法。使得巴巴拉敗訴。最高法院認為，在入學上對黑人實行優

惠符合憲法，但是技術上有度的問題。優惠沒錯，但是太優惠，把若干比例的黑人名額強行分配進大學也不行。

起碼在字面上，這個判決是違憲的。憲法說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既然平等，在入學政策上，就應該一視同仁。入學給黑人以優待，就是逆向種族歧視。學校是教育機構。它唯一的目的就是為社會培養合用的人才。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只能挑選最適合培養的人來培養。而標準只能是學習能力。膚色跟這些無關，不應該是選擇標準之一。如果把憲法執行到每一個標點符號，錄取就應該以學習成績為唯一的依據。

但是堅持憲法這一原則，反會造成不平等。因為歷史的原因，黑人群體的經濟、教育、政治，和其他方面與白人仍有一定的劣勢。堅持入

學在成績上的人人平等，就會造成黑人在社會上層的人數衰減以至趨零。這最終和平等相沖突。美國的法官在這個問題上，找到一個妥協點：為了平權，推行不平權。通過低水平上的不平權達到高水平上的更平權。這里最重要的不是具體的決定，而是決定背後的思想方式。

美國和很多國家都有對弱勢群體的優惠法律（affirmative action）。中國大學錄取少數民族學生有優惠。北京地區的一些學校錄取北京考生也用較低分數。但，這是一類矯枉過正的法律。由於歷史的原因，一些群體處於弱勢。為糾正這個錯誤，用不公正的優惠法律進行補救。所以從根本上，這是不公平來製造公平。

這個情形，類似狐狸給熊和老虎分皮薩。老虎說我這半少了，狐狸就咬熊那半一口，熊又說

我的小了，狐狸又咬一口老虎的皮薩。美國最高法院就是狐狸，各個種族就是熊和老虎。美國高法兩邊咬皮薩製造公平。

把美國優惠法律用到高校入學的合憲性一直受到挑戰。它違背了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美國華盛頓州，加州，密西根州甚至通過了州憲法修正案，禁止在本州高校入學使用這個法律。所以，美國高校入學的歧視性種族優惠政策是合理但不合憲的。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做出了犧牲局部挽救全局的決定。這是壯士斷腕之舉。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措施。判決書以25年為期，允諾將來黑人社會狀況改善了，入學就不優待了。這提供了一個在決定公共政策時尊重歷史，權衡利弊，全局思考的例子。送交者：suibian

## 英國脫離歐盟，可能對美國造成七種意想不到的影響

英國脫離歐盟對美國的影響尚在醞釀中，除了迎來一個黑色星期五，投資人荷包大幅縮水，還有七種意想不到的影響，讓美國人的荷包有扁也有飽。

### 1. 英國旅遊費用降低

英國的外國觀光客大約有一成是美國人，英國脫歐造成英鎊大貶，周五對美元的匯率是1英鎊兌1.36美元，一度大跌10%，來到1985年來的最低點。

前往英國大笨鐘、巨石陣或愛丁堡城堡的美國人，現在是計劃到英國一游的好時機。周五，今年秋季芝加哥來回倫敦的機票已降到580美元。

Travelzoo北美區總裁斯蒂特（Michael Stitt）告訴BBC記者，現在英鎊弱、美元強，加上英國的酒店為了吸引觀光客，肯定會提供特別的優惠，今年暑假到英國旅遊，肯定可以撿到便宜。另一方面，英鎊貶值會影響英國人到美國旅遊的意願，因此將衝擊美國的旅遊業。

### 2. 未來到英國的機票費變貴

匯率的波動使得短期內到英國旅遊費用降低，但長期來說，由美國到英國的往返機票價格可能會增加。

英國未脫離歐盟前，享有歐盟單一航空市場的航權，即英國的航空公司可以自由往返歐盟成員國，以及在各別歐盟成員國內的飛航權，而歐盟與美國之間的航權協議，英國航空公司也可適用。

Oxera運輸及經濟顧問米尼（Andrew Meaney）說，脫歐後，英國航空公司將失去這些航權，必須與其它國家重新談判。

新航權的談判結果有可能減少往返英國航線所享有的服務，導致美國航空公

劃。

根據皮尤慈善信託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的統計，五成的美國全職員工都加入公司的401(k)退休計劃，每月提撥部分薪資到退休賬戶。

401(k)投資項目可以自由選擇，包括基金、股票、債券、存款、保證產品等，如果英國脫歐引發經濟衰退，全球股市一蹶不振，將使401(k)退休計劃的投資組合造成虧損。

因此，對於還有數十年才會退休的人，有足夠的時間調整401(k)退休計劃的投資組合，擺脫短期的股市衝擊。但對於打算在五年內退休的人來說，此時可能要認真檢視退休準備，包括儲蓄、保險及退休計劃的其它部分，看看自己在退休初期是否有足夠的資金維生。

### 5. 美國房產價格看漲

離開歐盟後，英國經濟狀況不確定高，對投資人來說，相對穩定的美國市場，是很好的選擇。

國際房產公司Edward Mermelstein表示，英國經濟衰退，投資人將轉到安全的避風港，現在美國市場是全球最安全的地方，美國地產業將因英國脫歐受益。

因此預期美國地產價格明年會上漲，想要購買物業的美國人最好現在進場，而不是觀望。

### 6. 抵押貸款利率維持低點

英國脫歐，尋找避風港的投資人，會來買美國國債，因此拉低利率，造成美國的抵押貸款利率將維持在歷史低點。

另一方面，美聯儲會將更謹慎對待利率政策，放緩升息腳步，這意味著原



如果卡爾·馬克思先生泉下有知，他多半會對“英國脫歐”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沮喪。

當馬克思在1840年代與恩格斯一起在《共產黨宣言》文末壯懷激烈地寫下那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時，他一定不會想到，170年後，從脫歐的英國到大選前的美國，從民意分裂的歐盟到穆斯林世界，這個世界的無產者們，非但沒有聯合起來，反而正陷入日益撕裂與互相嫌惡之中。

當然，這個時代未必還有什么經典意義上的“無產者”，他們在主流敘述中被稱為“底層”。

在英國脫歐的全民公投中，我們分明看到，英國的底層成為了“脫歐派”的最大票倉，他們對歐盟的移民政策充滿了天然的反感，害怕移民來爭奪他們本已岌岌可危的工作機會，害怕移民拉低社會平均工資，害怕移民分走他們的社會福利。

而移民是誰？移民，或者說英國底層想象中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東歐，甚至來自伊斯蘭地區的“底層”。在英國底層的思想世界中，那些其他國家的“底層們”正以歐盟的名義，氣勢洶洶地準備登陸大不列顛，毀掉他們的生活與一切。

我並不是說英國的精英和中產們就不討厭移民。但在精英們的知識結構中，他們對移民潮的憂慮也是高大上的，更多是朝向著穆斯林移民帶來的“文化衝突”，對所謂歐洲價值觀的衝擊；而英國底層們所關心的工作機會流失呢？精英們的立場是經濟學教科書式的：只有一個更加充滿流動性與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才是繁榮健康的。在英國底層看來，這樣的理由就是bullshit，精英們不就是說不給我們漲工資對經濟是好的嘛！

至少在底層的撕裂問題上，英國是一點都不“孤立”的。

在美國，演技浮夸的富豪川普先生似乎也成了本國底層的代言人。無論川普那些關於移民的言論多么反智抑或缺乏可操作性，在美國底層民衆的心目中，他至少有別於那些奉政治正確為金科玉律的大人物，大聲喊出了“將非法移民驅逐出境”，“將工作機會還給美國人民”。

無論美國精英或者全球精英如何苦口婆心地告誡美國底層群衆，限制移民流入是如何的不人道，是如何會傷害美國整體經濟效率，底層群衆們更相信他們的真實生活感受：我們本來一份工作非4000美元以上不干的，然後一個外來移民僅2500美元就干了，這不是搶奪工作機會是什么？至於整體經濟效率，美國底層的邏輯和中國底層的“被平均”學說一樣：這是你們而不是我們的經濟效率，我只關心我的收入在下降。

嗯，還有被英國拋棄的歐盟。在底層群衆心目中，照樣的没有什么對國外底層移民的“階級感情”，更別提什么“聯合起來”。無論德國與法國的主流政治家多么的博愛與熱愛天下大同，他們的很多底層群衆仍然沒有完成“啓蒙”，他們或許會被海灘的死難兒童深深打動，在短時間內對移民溫情脈脈，但大多數時候，他們仍然充滿警惕地守護著工作機會與福利。最戲謔的是，一些正在承擔著搶奪西歐底層工作機會的東歐國家，卻是反對穆斯林移民的激進勢力，邏輯似乎是：只能我搶，不能你搶。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在東方的語境里，移民更多不是一種現實，而是一種恐懼。無論在香港還是台灣，許多經濟與政治困境被歸咎於“大陸移民”以及各種變種（陸客、水客、新移民），在政治上的種種格格不入背後，“大陸移民”似乎成為了利維坦身上那個最為顯性的惡之花。在台灣“反服貿”的最高潮時，有一種聲音似乎傾倒實島衆生：開放服貿就是讓

大陸勞工來搶台灣人的工作。恩，對於連茶葉蛋都吃不起的對岸來說，台灣22K的高薪會讓他們舉陸癲狂。

這倒也沒什么，台海畢竟分治这么多年，而在中國大陸內部，特別是在所謂的一線城市中，“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矛盾正成為這些城市中的大事件，“硬盤”與“王德彪”，“寬帶山”與“佔海特”，“異地高考”與“汽車牌照”，在這些充滿張力的詞語背後，是公共輿論中無休止的撕裂與分化。在這個方興未艾的“地域矛盾”中，底層與底層照常成為了雙方角斗的主力。

當全世界的底層陷入普遍性的撕裂之時，全世界的資本與資產者，卻以一種另類的國際主義情懷聯合起來。

曾記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撕裂最厲害的似乎是列寧口中的各國“壟斷資產階級”，而各國無產階級似乎在想象中理應達成一種集體反戰的“聯合”。

在英國脫歐公投中，最能理解歐盟統一市場情懷的是倫敦金融城的精英們，那里也是英國留歐派的大本營。在英國及歐洲精英的心目中，資本與勞動力這些經濟要素天然就有自由流動的合法性，如果說外來移民的存在的確拉低了工資水平，那也是大好事一件。這也很好理解，在中國大陸的民營企業家心目中，這些年他們抱怨最多的其中一條就是——工人工資水平上昇太快，所以要用機器人。

當然，如果移民也無法遏制本地工資水平的一直向上，全球資產者還有一個共同的價值取向：海外投資，去勞動力便宜的地方。對於那些拿着所謂高工資的歐美底層來說，他們自然沒辦法去關心海外投資如何提高了國家經濟競爭力，因為他們失業了。

因此，在九十年代的新聞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經典橋段：在一年一度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審議中，美國各種工會總會站出來要求國會否決，而力挺中國的總是美國各種跨國大公司與精英。

當然，中美兩國底層（工人階級）的關係是微妙的，遠不是一句“撕裂”可以解釋。一方面，正是中國工人的低工資使“中國製造”的價格低廉得以可能，得以讓美國工人在收入沒有明顯上昇的境遇下得以過上尊嚴並且物質極大豐富的生活，但這也並不妨礙美國工人同時咒罵著搶走他們工作機會的中國工人；另一方面，美國工會對中國工人勞動福利的關心自然有出於人類（工人階級）共同感情的因素，這一壓力與關心的確也在推動著中國工人福利的改善，但與此同時，客觀上中國工人的“低工資”與“低福利”也確實構成了對美國工人的競爭壓力，就此施加某種壓力對緩解美國工業的競爭劣勢自然大有裨益。

而在台海的語境中，一則金句似乎洞悉世情：“兩地富人聯手賺錢，兩地窮人互相罵罵。”好吧，所以支持服貿的國民黨被描繪成了台灣大資本的代言人，然後就和卡梅倫一樣成為了票選中的失敗者。

請原諒，我羅列了這么多可能彼此之間缺乏聯繫的現象，因為我實在缺乏理論能力去解釋這個可能同樣讓馬克思尷尬的問題，如果這真的構成一個問題的話：自19世紀資本主義一統世界以來，全球資本從未像今天如此團結，而全球底層也從未像今天如此互相撕裂。

如果民族主義不應當是答案，那么會有一個普世的答案么？文 | 張明揚

## 全世界的底層，從未像今天這樣分裂



司進出歐洲的主要據點，將由倫敦轉為愛爾蘭的都柏林。

### 3. 在倫敦工作不確定性增高

英國脫歐後，必須與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歐盟重新談判貿易協定，倫敦是否能持續享有全球最大外匯市場的地位，端視談判結果而定。

如果無法在短期內完成談判或者談判結果不如預期，在倫敦的美國銀行將被迫轉移到歐洲其它大城市，如都柏林、法蘭克福或巴黎，這意味着在倫敦工作的成千上萬美國人，正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執行長戴蒙（Jamie Dimon）周五在一份備忘錄中告訴員工，雖然仍計劃留在英國，但面臨很大的障礙，未來的幾個月，必須改變在歐洲經營的法人結構及地點。

如果蘇格蘭未來進行離開英國的公投，美國銀行或會離開英國前往愛丁堡。

### 4. 岌岌可危的退休基金

英國脫歐攪亂了全球金融市場，美國股市暴跌，預期未來數周股市仍將上下動蕩，衝擊許多美國人的退休金401(k)計

本預期聯儲會升息而看漲的抵押貸款利率，有可能不升反跌。

根據房地產市場網站Zillow的數據，周五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小幅回落0.1個百分點，想要再融資的抵押貸款人，現在可能是採取行動的時候。

不過，現在還無法預期較低的抵押貸款利率會持續多長時間，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估計，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今年年底可能來到4%，明年如果美國薪資上漲，則年底可能達到4.8%。

### 7. 電影和電視產業受嚴重打擊

英國電影和電視產業將受到脫歐的嚴重打擊，因為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製作成本相當高，法規的確定性是此等行業的必要條件。英國脫歐後，必須與歐盟談判，談判結果將影響影視業的資金。

HBO“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連續劇的拍攝地點主要是在北愛爾蘭，部分資金來自“歐洲區域發展基金”，資金可能受到英國與歐盟談判結果的影響

